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教派间的对话与合一：以孔格对于“传统”的思考 为路径 ["Ecumenism Begin from Dialogue: A Study Based on Congar' s Thought about Tradition "]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Shen, Zhaoli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utite of Comparative Scripture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3 08:49:0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813

教派间的对话与合一：
以孔格对于“传统”的思考为路径
Ecumenism Begin from Dialogue: A Study Based on
Congar's Thought about Tradition

沈朝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中国

SHEN Zhaol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SZL0535@163.com

摘 要

孔格 (Yves Congar) 被认为是梵二会议的总设计师之一，他的思想对于梵二及当代天主教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孔格所提倡的教派间合一及对话为主题，试图从孔格对于“传统”的思考来呈现其关于如何开展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对话的理论。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述孔格以对话与合一为目标的教会论整体思想；第二部分以了解和对话为目的、以路德宗为例来认识新教的传统与特点；第三部分深入探究传统对于信仰的意义，并尝试讨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对待《圣经》和传统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最后，以孔格所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作为解决两派应以何种态度、怎样开展对话并向彼此开放的理论探索之基础。

关键词：孔格、传统、对话、信仰

“自己与这些天主教思想家之间有深深的共鸣”，¹ 福音派基督教学者汉斯·伯斯马（Hans Boersma）如此评价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他还说道：“当梵二会议在 1962 年召开时，这些神学家在很多方面代表罗马天主教的官方立场，如果这些神学家现今继续塑造着天主教神学，那么我之前关于天主教的许多看法便都站不住脚了。”²

伯斯马所说的这些神学家包括伊夫·孔格（Yves Congar, 1904-1995）、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孔格的老师玛利·多米尼克·谢努（Marie Dominique Chenu）等。这些天主教神学家对于梵二会议的召开、梵二精神的塑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要介绍的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孔格，特别是他关于传统这一主题对于现代以及教会意义的研究。他以新教路德宗为例，对传统与《圣经》、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进行了考查，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论述。孔格对传统的理解、以及对传统与《圣经》关系的思考作为其教会论的一部分，为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对话交流、乃至相互接纳打开了道路。

一、对话与合一——孔格思想概述

以孔格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学者，勇敢地抵制在天主教思想

¹ 汉斯·伯斯马：《神学脉络的重新连接：神学作为圣礼的绣帷》，载许志伟编，《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十六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 页。[Hans Boersma, “Reconnecting the Threads: Theology as Sacramental Tapestry”, in XU Zhiwei ed., *Ji du jiao si xiang ping lun* (Rec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no. 16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p. 4.]

² 同上。Ibid.

中占主导的理性主义趋向。结果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因此失去了工作，并且被教会处罚。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在此后对天主教的转向产生了重大影响。1938年，孔格因其对大公主义的兴趣而被教会质疑，而1953年他对工人神父运动的关注而则令情况变得更糟。同年，他被解除教职，并被禁足于多明我会的神学院。1956年，他被遣送到英国多明我会会院，并被无限期禁止向任何人演讲或讲道。³然而之后情况却发生了翻转性的变化。

在1959年被宣布召开的梵二会议中，孔格为被任命为第一批撰写会议文件的成员。他负责起草的文件包括《教会宪章》/《人类之光》(*Lumen Gentium*)，特别是第一部分的第一稿的撰写，以及还包括编号为9、13、16、17的章节和第二部分及其中几篇文章的撰写；《启示宪章》(*De Revelatione*)中第三章和编号为21的部分是根据孔格所起草的第一稿来撰写的；《大公主义法令》(*De oecumenismo*)的序言和结论部分或多或少也是由他所撰写；《论教会对非基督教态度宣言》(*Declaration on non-Christian Religion*)序言和结论部分同样由他撰写；除此之外，他还负责起草了《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以及其它多个梵二会议的重要文件。⁴1994年，孔格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为枢机主教。历史之中这样的转变很难不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常常是需要我们探究的关键之处。

³ 佛格斯·科尔：《二十世纪天主教神学家——从新经院主义到圣婚神秘主义》，王涛译，香港：公教真理学会，2011年，第54页。[Fergus Kerr, *Twentieth-Century Catholic Theologians: From Neo-Scholasticism to Nuptial Mysticism*, trans. WANG Tao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2011), p. 54.]

⁴ Gabriel Flynn, *Yves Conger's Vision of the Church in a World of Unbelief*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 53.

孔格以促进基督教会的合一和教派间对话为目的，对各个基督教派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与思考，参与各个教派间的对话和互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教派间对话及教会合一之可能性的思考。在对话和相遇的过程中，他不仅加深了对其他教派的了解，也逐渐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所属的天主教会。在这一过程中，孔格回溯了教会发展的历史，对之进行了挖掘和反思，并深入思考了传统的内涵，传统之于今天的意义，我们从传统之中继承了什么，众教派又是怎样在传统之中传承信仰，以及传统对于教会未来发展的意义。

以这样的眼光，孔格所提倡的改革并非局限于改革天主教会，或仅是天主教会的内部改革。孔格试图建构的是一个整全的教会观，是一个有着至公、至圣、至一特征的教会观。在孔格的眼中，他所致力于其中的对话与合一仅仅是个开端。他终其一生所做的，或许是在梵二会议中为天主教会的改革贡献思想和心力，令其走出自身，走向基督教的各教派，并试图走向至一的教会。

孔格对于天主教会的改革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改革，更是带来合一的改革。孔格看到不同的“小传统”即不同的教派之中所蕴藏的宝藏，和“大传统”的完全、全备的真理在不同教派中所保存的不同面向。显然，孔格在不断深入的合一与改革之中，所看到的已不再是局限于一个或某个教派之内的教会，而是在圣神的引导下至公、至圣、至一的，没有了宗派区分的合一教会。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天主教徒的眼光，而是如天主教（Catholicism）这一词的原意——是一种大公（catholic）的、没有宗派划分的眼光。

以这样的角度，并以历史的纵向来看，我们才能看到孔格为何总是提倡回到传统、回到那源头之上。因为孔格所提倡的改革

即是回归，归回到至一的、保存有纯正真理的“大传统”之中。这一宏大的视野也是孔格不断对合一进行思考之后渐渐展露出来的。

二、以对话为目的来认识新教的传统与特点——以路德宗为例

十五世纪印刷术及约翰·古腾堡（Johannes Gudeberg，约 1398-1468）于 1439 年发明的活字体印刷术，都使欧洲文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印刷术完成的古腾堡《圣经》于 1455 年首版印行，为圣经的流传和普及带来了许多的便利。而这事件带来的最重要改变是唯独教宗和神职人员解释《圣经》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同时也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预先铺展了道路，亦为基督教之后渐渐倾向于个人化、私人化、多元化埋下了伏笔。孔格对于改革后的新教有这样的批判：

新教批判未成文的传统，因为他们定义的传递仅仅只是口中的话，只是教导（teaching），但这却是没有保障的，因为话语容易被曲解、篡改、转变和添加。⁵

孔格在《基督徒间的对话》中提到，路德作为一个信仰者，其性格并不温和，甚至可以说是稍有些极端的性格和情绪，是个极坚持己见的人。这使得他尤其看重个人在信仰之中的主体意识

⁵ Yves Congar,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Tradition And The Life Of The Church*, trans. A.N, Woodrow (New York: Hawthorn Book, First Edition, 1964), p. 23.

与作用。⁶路德强调在认知的层面知道神是不够的，他强调对主体性的“你”的唤起，强调信仰是真正知道基督是为了你的救赎而来的。

孔格对于路德的信仰特质有这样的评论：路德几乎放弃了“除了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之外的上帝”，他的基督论也就缺乏了三一论的因素及维度（Trinitarian element in Christological dogma）。上帝之言以一种不完全的状态，以一种不完全的形式，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这使得路德的神学容易掉入基督一性论之中。不仅如此，路德若继续坚持这样的信仰理解，最极端的时候将“拒绝任何对于上帝救赎计划形而上的解释，只以上帝与个人之间单一的关系取代信仰之中整全而丰富的多种维度，而这一个人性的关系取代了信仰之中其它的维度。”然而，若仅仅抓住上帝所赐信仰之中人与神二者的关系秩序，个人就会成为（除上帝以外）唯一的行动主体，人与神之间就不再需要教会这一“中介”。

在路德那里，使教会排除到信仰之外的还有另一点，就是“唯独圣经”。救赎之中，除了耶稣基督给予我们“因信称义”的救赎这一必要条件之外，路德强调的另一关键因素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使教会出现，神的话审判教会，教会仅仅成为神的话作用在人心里结果。

孔格观察到，这样的信仰带有属灵化和神秘的特质，同时因为路德对于个人感受的强调，而易使信仰偏离大公的道路。以这样的方向走下去，新教会掉入与梵二之前的天主教相似的状况之中：

天主教过多强调等级和教宗独有的权威，并以自己的教会为唯一

⁶ Yves Congar,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s* (London: Geoffrey Chapman, 1966), p. 55.

合法及使徒传承的大公教会，而路德宗也因为偏向强调个人性的信仰，并因为人人都有解释圣经的权威，就容易有一己独尊的信仰偏向。二者都容易忽视福音及真理的整全性，都容易偏向一面而失去教会真正的大公性。⁷

按照以上对于路德宗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后的新教因其强调“唯独圣经”和“唯独信仰”，会倾向于认为教会中可见的部分不属于上帝的教会，而认为可见的这一部分仅仅是由人组成的机构和组织，这样似乎就把属灵的部分与不可见之物相等同。对于这样的信仰，孔格批判道：

若拒绝上帝所赐的任何外在或可见的合一形式，则会偏向路德圣俗两分的极端；若是这样，可见的与属灵的（不可见的）会呈现出对立的特质。若否认被造物有任何属灵特质，则使得上帝成为唯一的主体（subject），也是唯一的行动者。这使教会所有的保障都只能依附于上帝，除上帝之外再无具有超越特质的主体（supernatural），相应就拒绝任何组织在上帝与人之间介入。加尔文并未与路德完全站在同一队伍之中，他捍卫着教会的权利，捍卫着教会为了实现有形但属灵的基督教秩序而保留的开除教籍这一原则（excommunicate）。⁸

新教看到的教会只是信仰的团体（*communio fidelium*），它对使徒圣职的否定就可能意味着对任何教会权威（*ecclesiastical authority*）的否定，使徒的传统和教会所传的教义被“上帝的话”单方面取代了，继而上帝的话成为了判断、衡量的唯一依据和规

⁷ Ibid., pp. 349-350.

⁸ Ibid.

范。这样的失衡使得新教缺乏对于超越和内在、无限和有限两方面平衡的意识。

从单一源头，在传统传承的保障之下解释《圣经》的情况被打破，其结果是只要能够阅读《圣经》，就能有自己个人对于《圣经》的解释，这就使得拥有圣经的个体既是受众，又是解释者，《圣经》解释的权威就被彻底的打破了。这样的情况令《圣经》的解释变得多元，而每个人对于《圣经》的解释往往并不在传统之内，各人容易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倾向随意解释，这也就使得基督教信仰更加碎片化，也更易分裂和宗派化。

孔格主要以路德宗为对象，对新教进行深入了解的同时，也将其本身所属的天主教传统与新教作比较，试图打破固有的观念，在《圣经》与传统之间做出平衡性的、调和性的理解。他尝试从《圣经》的历史形成与传承之中发掘传统对于《圣经》的意义，力求令新教能更多地看到传统，以及传统对于解释、理解《圣经》的价值。孔格对于新教所持的并非是否定的态度，而是为了能使教派之间更好的开展对话、向着合一发展而具批判性的观察研究，为的是对自身及新教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同时，共同回归到“大公”的信仰之中，共同走向合一。而在这一批判及向新教开放、与新教对话的过程中，孔格对于新教在某些方面、以某种维度保存和传承“大公”信仰的作用也是予以肯定的。

三、传统对于信仰的意义

（一）《圣经》与信仰在传统之中孕育

提及《圣经》与传统的关系时，首先可能需要回顾一下《圣

经》形成的过程。孔格在《传统的意义》这本书中对《圣经》在传统中的形成过程做了很好的梳理：

最初，基督教以宣称自己应验了《圣经》（指《旧约》部分）而建立，称自己为摩西和先知口中所指的事实。之后的时代，出现了使徒的文书，福音书及其他书信。教会初创时期，没有使徒书信，也没有关于基督所做所言的记载，福音的传播以及基督教信仰仅仅靠传统在传递着。

我们常听到的福音（the Gospel）是福音书（the gospels）中记载的、印在宗徒（即十二使徒）心中耶稣活的话语。宗徒所明白的福音是耶稣对《旧约》的解释，他们承认和理解的是耶稣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等见证之下集体的信仰体验，这便是使徒所传讲的福音。⁹

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信徒团体的建立、对于上帝所赐之福音的领受确实在《圣经》形成及流传之前。

通过福音，第一个圣徒团体建立起来，其他各处的团体也都依照这样的形式建立。这些团体都依赖使徒的见证及曾经与主共同的经历和回忆而建立。以这样的形式，教会实现了传讲耶稣以肉身来到尘世，他的死及复活，升天到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的洗礼以及他设下的圣餐这些耶稣基督所传讲及实践的所有内容。教会信仰中实践出的，是使徒本来就已经领受，但现在更加清晰意识，以及他们的见证。反过来，这所实践的一切，所形成的信仰，即是这个团体的信仰内涵。¹⁰

而回顾《旧约》的形成过程同样可以发现，文本本身就是传

⁹ Ibid., pp. 20-21.

¹⁰ Ibid., p. 21.

传统的成果，在传统之中孕育。以摩西五经为例，其本身就是犹太团体对自身信仰的回应和反思，及犹太团体中许多传统的收聚。所以说文本本身就是传统的成果。

（二）传统的传承

信仰整全而丰富的内容不仅仅记载于文本之中，它也在实践之中彰显，在实践之中传递。五旬节之后的几十年中，即使那时还没有成文的《新约》，信徒们也都继续着擘饼的仪式。而且观察《新约》的记载可发现，信徒对于这一仪式的遵守也是从《新约》记载耶稣的作为之中具体学习到的。其实关于这一仪式文本上的教导并不多，耶稣自己也并没有太多关于慈善的讲论，但他自己的行为就可作为榜样，使徒们的见证也印证着耶稣的言传身教。使徒们由生命经验教导，消化了这一切之后，再把这些教导传递给教会。话语和行为一起作用，形成使徒们所领受的教导。这教导具有生命的特质。使徒跟随耶稣，在经历耶稣医治、赶鬼的神迹，观看耶稣对贫穷苦难者的态度，见证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领受整全的福音信息和信仰内容。

信仰或说是基督徒的生命虽是内在性、个人性的，但绝不仅仅是个体性的生命原则，更是集体性的、交流性的（不仅与活着的信徒，还与当初建立教会的信徒，死去的历代信徒的精神一起）。信徒所信、所活的，就是之前基督和使徒的样式。基督教所具有的正是对丰富遗产的持续理解和挖掘。¹¹

孔格在回溯《圣经》所成历史及信仰传统在传承之中的作用

¹¹ Ibid., p. 30.

时，也即是在理清《圣经》与传统之间关系，并且是在寻找《圣经》与传统之间相依相伴的互动关系，以期冲破新教中固有的认为天主教在《圣经》之外另立一个权威的误解。

福音派学者汉斯·博斯马对于孔格处理传统与《圣经》之关系的方式有这样的评价：

《圣经》和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真实的困境，孔格有办法消解这种困境。他澄清的其中一点是，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说，传统不过是教会对《圣经》自身的权威解释。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将《圣经》和传统看作其实的两个独立的源头，而我一直被告知，天主教徒就是这样看待这事的。换句话说，他不会说某些教义（例如原罪）是源自《圣经》，同时又认为其他教义（例如，圣母始胎无染原罪）来自与某种完全独立于《圣经》之外的秘密传统。对孔格而言，在教会中《圣经》自身才是最终的权威标准；传统不过是表达了世世代代以来人们是如何解释《圣经》的。¹²

总结而言，孔格认为传统和《圣经》都是一种完全，传统传达着《圣经》当中具体的内容，而《圣经》中包含更多的是原则，如教会教规、圣事教规。

孔格自己也是特别注意避免两个源头观点的，他说：

需要注意的是用“两个源头”这样的说法是需要避免的，因为这可能存在把传统视为“传统神学”（theology of tradition）的危险，这狭隘的观

¹² 汉斯·伯斯马：《神学脉络的重新连接：神学作为圣礼的绣帷》，第4页。[Hans Boersma, “Reconnecting the Threads: Theology as Sacramental Tapestry”, in XU Zhiwei ed., *Ji du jiao si xiang ping lun* (Rec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no. 16, op. cit., p. 4.]

沈朝立：教派间的对话与合一：以孔格对于“传统”的思考为路径
点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两个来源的启示”是梵二会议上三分之二的参会者都拒绝的说法。¹³

改革后的教派（新教教派）往往对于天主教中怎样看待传统与《圣经》存在误解，认为天主教把传统作为与《圣经》同等的另一源头独立开来，另立一个权威，但更深入的了解孔格的思想后，读者可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如果孔格作为会议文件纂写的参与者对梵二会议产生了较大影响，那么我们对于天主教固有的观念也应该有所调整 and 改变。

四、“大传统”和“小传统”——不同教派对于共同信仰的不同表现

为了更深入彻底地开展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话，孔格给出了更加具体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对话应该怎样展开的途径，也就是他对于信仰与信仰之表达形式，即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

“大传统（Tradition）”和“小传统（traditions）”的区分，是孔格在1963年蒙特利尔信仰和秩序会议（Montreal Faith and Order Conference）谈及传统时提到的。¹⁴ 他说：

大传统的内容是福音，是神的话，是启示；小传统是历史，是基本的信仰告白形式，是每一个个体信仰者活出并展现的“大传统”。我们只能在小传统的形式中才能看见大传统。如罗马天主教会会有自己的

¹³ Yves Congar,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 p. 155.

¹⁴ Bernard Laurent ed., *Fifty Years of Catholic Theology: Conversations with Yves Congar* (Paris: Du cerf Press, 1987, p. 78.

(小)传统,我们在自己的(小)传统中接受(大)传统。正如列日神父(Fr. Liege)所说:信仰需要被重新装扮(reclothed),信仰需要“穿外套”,信仰需要有适应文化的解释,以各样仪式、艺术、文学、音乐的方式呈现。¹⁵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得到,我们都生长于某种文化之中,我们不自觉地带有那种文化的特质;我们都使用某种语言,我们也被这种语言背后的精神所熏陶;我们处于某个时代之中,我们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思考着那个时代所困惑的问题。同理,即使我们不刻意做出划分,我们也有一些信仰的特质。这种特质也许在与我们有着不同特质的团体相遇和对话的时候、看到他者与自己的不同时,才能被我们渐渐认识到、了解到。正如一种语言代表并呈现着一个国家或种族的文化,一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使用一种语言的同时,就不自觉地接收着具有那种语言特质的人文精神。因着语言这一管道的背后承载着其所代表的精神,他就成为了使用这一语言之团体中的一员。类比于语言的例子,学习和使用天主教的“语言”,就是接受和保持天主教的传统,就是使用先人使用的同一种语言。缺少小传统这一载体对信仰和传统具体的呈现,教会只会变成一个冷冰冰的教室,而不是如家般温暖的地方。很难想象,信仰中如果只剩下一本《圣经》将会多么贫乏。如果单单只剩下个体与上帝之间的交流而没有如母亲般的教会的启迪,没有信徒之间的交流,没有与圣徒之间的共融,与上帝的交流将会变得贫乏且充满不确定性。就如没有阿塔那修和尼西亚信经,信仰中三位一体的教义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的。信徒在无意识之中接受的这一切,就如我们所生长的文化环境对我们自身自

¹⁵ Ibid., p. 69.

然而地熏陶和滋养一般。¹⁶

若众多的小传统是在一个统一的大传统之下，那么各种小传统就应该展现出有序共存的一面，而事实上，差异带来的冲突确实常常显露。孔格对于彼此有着分歧也不时冲突的小传统，有这样的思考：小传统以各异的方式呈现，差异并非从表面、或历史之中产生，而是从其源头本身而来。因为，信仰告白的小传统是每一个体体验和接受最本质的大传统的管道。正因为差异最后是与源头有关，所以我们才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每一个教会在解读一段文字时，都在遵循着自己的小传统来解读，而没有好好地试着问自己：为了达到共同的更深的那个源头，我们是否该超越历史的、小传统中的信仰告白，而试着探寻那个更真的真理，从而迈向合一。¹⁷

二十世纪被称为是“教会的世纪”。天主教之中更新和改革教会论的进程越来越活跃，并且自 1937 年，教父学研究和《圣经》运动也渐渐开展起来。这些运动也都与更好的理解传统、教会及《圣经》的关系紧紧联系着。

在合一运动的浪潮中，新教也渐渐理解到他们之前忽略了其自身所依靠的历史延续性（continuity）。孔格这样评论新教的这一动向：

历史延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的重新发现、对于教义兴趣的更新、及对教会作为一个现实（as a reality）的关注，带来了对于基督教活在传统原则之上的智性（intellectual）理解，也令信仰者在更深的层面意识到：基督教依赖着神赐下就不更改的话语、和在不同的时间及空

¹⁶ Yves Congar,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 op. cit., p. 145.

¹⁷ Bernard Laurent ed., *Fifty Years of Catholic Theology: Conversations with Yves Congar*, p. 78.

间上对这一话语的传达 (transmission) 而鲜活。¹⁸

伴随着新教对于传统的重新重视,及天主教对于各教派所展现及保存的属于“大传统”之下的某些面向的发现与承认,教派之间的理解、交流、对话得以渐渐展开,并且这样的对话也推进着各教派对于大公的、合一的教会更新的意识。

五、结语

在基督教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不难发现,在一次又一次跨越不同文化界限时,基督教展现着不一样的风貌。而且与此同时,多元的文化也转化成了基督教信仰内涵的承载者。从文化族群的角度观察,基督教始于“犹太模式”,跨越到安提阿后适应了“希腊罗马模式”,后又进入以日耳曼民族为主的“野蛮模式”及之后条顿民族的“西欧模式”,最后跨向欧洲,北美和“非西方世界”。

基督教的发展在不断的处境化之中寻找着生命的活力。跨文化的宣教经验使得基督教保持着生命力,活化并再生,并展现丰富的新契机。若不是不断跨越新的文化疆界,基督教可能早已经在其心脏地带衰微或消失。

自东正教后,宗教改革带来的“第二次分裂”其实未尝不是基督教在历史之中处境化,时代化的回应。如果新教教会能以“向心运动”¹⁹适当回归传统,天主教能更多的自我开放并乐于与各

¹⁸ Yves Congar,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 op. cit., p. 152.

¹⁹ 罗伯特·麦卡菲·布朗:《普世主义革命》,纽约:双日出版社,1967年,第155页。
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史》,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2-963页。[Robert McAfee Brown, *The Ecumen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沈朝立：教派间的对话与合一：以孔格对于“传统”的思考为路径

教派对话，那么宗派之间的合一就不会只是一种理论设想。本文以孔格对话与合一的整体教会论之中关于传统的思考为教派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种理论探索，以期能对于宗派间对话提供些许借鉴。

Doubleday, 1967), p. 155. Quoted in James C. Livingston,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trans. HE Guanghu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pp. 962-963.]

Bibliography 参考文献

- 佛格斯·科尔：《二十世纪天主教神学家——从新经院主义到圣婚神秘主义》，王涛译，香港：公教真理学会，2011年。[Fergus Kerr, *Twentieth-Century Catholic Theologians: From Neo-Scholasticism to Nuptial Mysticism*, trans. WANG Tao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2011)]
- 傅乐安主编：《当代天主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FU Lean ed., *Dang dai tian zhu jiao* (Modern Catholicism) (Beijing: The Oriental Press, 1996)]
- 汉斯·伯斯马：《神学脉络的重新连接：神学作为圣礼的绣帷》，许志伟编，《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十六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Hans Boersma, “Reconnecting the Threads: Theology as Sacramental Tapestry”, in XU Zhiwei ed., *Ji du jiao si xiang ping lun* (Rec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 no. 16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罗伯特·麦卡菲·布朗：《普世主义革命》，纽约：双日出版社，1967年。[Robert McAfee Brown, *The Ecumen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 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史》，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James C. Livingston,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trans. HE Guanghu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Bernard Laurent ed. *Fifty Years of Catholic Theology: Conversations with Yves Congar*. (Paris: Du cerf Press), 1987.
- Gabriel Flynn. *Yves Conger’s Vision of the Church in a World of Unbelief*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 Yves Congar.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Tradition and The Life Of The Church*. trans, A.N, Woodrow (New York: Hawthorn Book), 1964.
- _____.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s*. (London: Geoffrey Chapman), 1966.

Abstract

As a promoter and designer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Congar has greatly influenced contemporary Catholicism. Through the study of Congar's thought of tradition (Tradition and traditions), this article try to explore Congar's main theory about dialogue and ecumenism, and his idea about how to carry out dialogue between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ongar's ecclesiology. The second part takes Lutheranism as an example and aims to present Congar's understanding of Protestant trad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understanding becomes part of Congar's dialogue and ecumenical practice. The third part provides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 to belief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theologians toward Bible and tradition. In conclusion, Congar constructed his theory about Tradition and traditions to facilitate inter-denomi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dialogue.

Keywords: Congar, Tradition (traditions), Dialogue, Ecumenism

